蟠虺



○刘醒龙　（连载30）

马跃之的电话还没打完，曾本之的手机就响了。是安静打来的，也是问他的行程有无改变，到机场接他们的车辆安排妥当没有。轮到曾本之说话，他首先问楚楚上学没有。安静回答说，曾小安亲自送到学校的。

曾本之又问曾小安这两天的情况。

安静说话的声音表明，家里没有别人了，如此她才敢大声数落曾本之，女儿这么大了，曾本之有事没事还在宠着她。曾本之只要不在家，曾小安就与郑雄相处得很好。反过来，曾本之若是在家，只要有丁点事，曾小安就会和郑雄闹得昏天黑地。

曾本之不与安静细说这些，问清楚曾小安确实与柳琴一道外出后，便匆匆挂断了电话。

二人相视一笑后，不约而同地轻叹了一声。

曾本之看了看手表，马跃之也看了看手表，然后一齐趴到窗台上。

大街那边的江北监狱门前聚了不少人。街边的停车位上，很快就停满了车。

曾本之正在想，曾小安若是开车过来在什么地方停车，真有一辆香槟色越野车出现在江北监狱门前，略一迟疑后，在一辆前后都没有挂车牌的黑色轿车并排位置上停下来。片刻之后，曾小安和柳琴从香槟色越野车内走出来。没看见发生什么事，曾小安突然很夸张地做了一个转身动作，但被柳琴拦住了。

这时候，华姐又在外面敲门，大声说，还有几分钟，刑期已满的人就会被释放出来。既然是来接人的，就不要躲在屋里，这又不是什么见不得人的事。

马跃之只好打开门，要华姐不要管了，该做什么，不该做什么，自己心中有数。

华姐离开后，曾本之和马跃之在窗台上趴了半小时。

探监的人一个接一个地走进监狱大门旁边的小门后，大门前刚好剩下十个人。

又过了半小时，紧闭的大铁门终于开了一道缝。

凡是监狱都有这类不成文的规矩，刑满释放的人，必须让他从大门走出去。如此有两层寓意，一是希望走得明明白白，不要再回到这里来；二是祝愿走出去的人，像普通人一样有个光明正大的前途。

一个留着极短头发的男人，拎着一只小袋子，从大铁门的门缝里走出来。等候的十个人中，有一半人冲上去，抱的抱，搂的搂，前后不到两分钟，就被拖进一辆商务车扬长而去。随后的十分钟里，又有两个女人从那门缝里走出来。走在前面的那个女人，同样被一群人簇拥着上了另一辆商务车。跟在后面的那个女人，拎着一只印有“丽江印象”几个字的布袋，在重新关得严严实实的大铁门前站了足足半小时，也没见到有人来接。

曾小安和柳琴两次上前，像是向那个从江北监狱里出来的女人打听什么。

从曾小安焦躁的动作可以看出，那女人的回答并不是她想听到的。

从监狱里出来的女人终于拖着孤单的身影，向附近的公交车站走去。

柳琴与曾小安说了几句什么后，二人回到香槟色越野车上，随后慢慢地跟上那个从监狱里出来的女人。大约是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柳琴与那女人说了些什么，车停之后，那女人从打开的车门钻进香槟色越野车内。

马跃之转过身来，冲着曾本之说：“太奇怪了！”

曾本之忽然冲着窗外大声说：“不好！快刹车！”

说话的时候，窗外传来一声巨响。

马跃之重新往窗外看去，不知为何，曾小安驾驶的香槟色越野车竟然掉转头来，冲着刚才还在并行停放的那辆没挂车牌的黑色轿车撞过去。黑色轿车刚从停车位里驶出来，后备厢盖被撞得翘起老高。马跃之想看看黑色轿车里坐的是什么人，没料到开车的人连窗玻璃都没有放下半寸，一加油门，转眼之间就跑得无影无踪。

曾小安的香槟色越野车前后都有坚硬的钢管保险杠，只要不是碰上装甲车都会没事。稍停一会，香槟色越野车也不紧不慢地驶离了江北监狱。

有一阵，曾本之和马跃之相对无言。

之后曾本之难得先开口说：“八年前的今天，警察从楚学院六楼将郝文章逮走，八年刑期已满，怎么不放人呢？”

马跃之说：“没看到怎么释放郝文章，却看到了哪些人会来接郝文章出狱！也算是意外的收获。”

曾本之还在那里喃喃自语：“一定是哪里出了问题！再不就是有人从中捣鬼！”

马跃之用手指捅了一下曾本之的额头：“你若是帮我猜猜黑色轿车里的人是谁，我就想办法替你打听郝文章为何没有出狱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我是车盲，只分得清货车、轿车和摩托车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我不要你猜车，只要你猜车里的人。”

曾本之说：“连坐在车里面的人是男是女都看不见，我怎么猜？”

马跃之说：“曾先生，你不会是用得着我时就拉着我，用不着我时就防着我吧？”

曾本之说：“你这个老马，真是欺人太甚。如果我说是郑雄，你相信吗？”

曾本之瞟了几眼，见马跃之有点不高兴了，只好将心里早就有了的想法说出来。马跃之果然表示怀疑。

马跃之说：“这不太可能吧？”

曾本之说：“因为你我是老朋友，我才不会乱说。”

曾本之索性将去宁波之前的夜里，曾小安打了郑雄一耳光后，都装着若无其事的情形，全都告诉了马跃之。

马跃之着急地说：“哪有这样做夫妻的，如此下去，肯定要出大问题！”

曾本之反而清醒了：“这事你暂时不要管，先说说如何打听郝文章的情况吧。”

马跃之说：“这事很简单，我这就托华姐去打听。昨天夜里我就想明白了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，独自扛着招牌，在监狱门口办招待所，十几年下来，如果没有黑白两条门道，不是店被吃掉，就是人被吃掉，或者是店和人一起被吃掉。”

（未完待续）

耶路撒冷



○徐则臣　（连载100）

他把一万七千块私房钱换成水晶，装进两只带轮子的行李箱。先船再汽车，再火车再汽车，到了北京的潘家园。天津的战友跟他提过这地方，在朝阳区，东三环边上，玩石头倒玉搞收藏的人都知道，天南海北的全往这里跑。战友的舅舅没事会从天津来这里淘老物件，唐代的佛像、宋代的烛台、元末的油灯、明清的夜壶啥的，偶尔也会买两张“文革”时期保存下来的大字报，他喜欢看泛黄的纸上褪了色的红×。

去北京的一大早，杨杰照了镜子。

失眠是必然的，眼睛红得能吃人。这一夜他都在想着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在他年轻的想象里，已无处可去，剩下这唯一的路。败军之将的最后出征。他的确有深刻的失败感，从念书时就根深蒂固地在了。他知道他的任何一份成绩单都不能让母亲满意，但李老师从不声嘶力竭地指责他，她只是说：我希望你可以，你是我儿子，你叫杨杰出。她的期望里有沉重的“北京人”的尊严，他的高考落榜，冒犯和伤害了这个尊严，他不是一个好学生，也不会再是一个好学生，所以李老师让他复读高三，他逃掉了，他说他想当兵。李老师用她最大的力量让他当上了兵，那时候当兵也是一个好前途，他却被分去养猪。还好因祸得福，他当了司机，但谁能料到，转业几天就下了岗呢。

这是他唯一的路：逃跑，然后成功。李老师不相信儿子有多大商人的天赋，但“去北京”让她眼睛一亮。就这么转瞬的一亮，杨杰看到了，尽管母亲轻描淡写地说，你想试试，我和你爸都支持，他还是看出了母亲对他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。他完全可以去比北京更近的玉石交易市场，比如上海的城隍庙古董市场，苏州的观前街白玉城、拙政园玉器市场，扬州的玉石交易市场，安徽蚌埠古玩城，或者西安八仙庵古董市场、朱雀大街古玩城，成都送仙桥古董市场，河南安阳古董市场、南阳镇平市场，也可以去别的省份，广东的四惠和揭阳玉石市场，昆明花鸟玉器市场，沈阳南湖公园和盛京古玩市场，以及河北、湖北、江西等地的玉石、古玩市场，任何一个地方都可以。但他决定去北京，这是唯一的、最后的路，对他，对母亲，都是。

他在镜子里看见了绝望，也看见了决绝，当然也看见了野心。他半闭被失眠、金钱和欲望烧红了的眼睛，上下眼皮之间的缝隙里射出凶猛的光。这个人年轻，表情刚毅，头发浓密，眉毛斜插进鬓角，你无法想象紧闭的嘴唇负载了多大的力量。他有铜牙利齿，如果镜子里跳出来一头狮子，他确信能够生生地咬下它的皮肉。他把嘴唇打开，牙齿整齐，还那么白。他如此年轻，已经老了。牙齿如此之白，已经是最后的白。最后的、唯一的年轻。他感到力量重新回到内心，浑身又有了使不完的劲儿。

十几年前的镜子早碎了，房子也换了两茬。杨杰站在一面装饰漂亮的镜子前缅怀了过去和现在。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一切都将从头再来。努力去自然，努力去坦荡，努力去从心欲，好吧，在三十五岁这一年，让杨杰出回到杨杰，让杨杰也回到杨杰。打开卫生间的门，他听见崔晓萱在客厅里说：“还是妈好。大姑妈才偏心眼呢！”

“你姑妈和我说的是同一个意思。”李老师说，“你姑妈比我了解点点她爸。这些年，他在花街待的时间比在家还多。”

杨杰走过去，帮着父亲摆碗筷。“妈，你们说啥呢？”

“没什么。”

“当然有什么！”崔晓萱凉飕飕地说，“我说假如我提出离婚，结果会怎样。大姑妈的回答是：你不会离婚的。她说我不会离婚的。妈说的就很好听，妈说你不会离婚的。杨杰，如果我要离，你会同意吗？”

“看来姑妈那顿饭没让你吃饱，”杨杰说，“饿昏头了你。别扯那些没用的，带孩子吃饭。”

晚饭点点吃得很欢乐，在她看来，鹤顶爷爷杨千里是全世界最棒的厨师。吃得好心情就好，睡得也好，但还是被崔晓萱拍席梦思的声音惊醒了。崔晓萱有大多数女人的爱好，喜欢在床上跟老公理论；不高兴了，也喜欢砸床板。点点睁开眼，看见崔晓萱披头散发地坐在床上，衣冠不整，胳膊像两只喘不过气的翅膀在乱扑腾。

“脱了鞋在北戴河追你，既不是隐喻也不是象征，”杨杰说，“仅仅是因为我凉鞋带子断了，沙滩上又很难走。你跑在前面，不也是赤着脚？”

崔晓萱又开始拍床，好你个杨杰，我好端端八年青春砸在你手里，转脸不认账了。点点闭上眼装睡，没人看见她醒了。这些话不新奇，她希望妈妈能说点她没听过的。“我连出国都放弃了！”崔晓萱说，“我爸都跟我断绝关系了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！”前面一句点点听过，通常接着妈妈还会说，要不是为了设计你那些破烂水晶，我他妈早就是国际一流的设计师了，那些当年比我差得没谱的同学，一个个都成了国际名流，我还得整天摆弄那些破烂杂志，还有你那些碎石头，我生生让你给毁了你知道吗杨杰！后一句倒新鲜，北京爷爷跟妈妈断绝过关系吗？他们既疼我也疼妈妈，一点都不像断绝过关系的样子。她对断绝关系的理解是：经过家门都不能进，一辈子不见面，电话都不打。这肯定有问题。每周她都要去北京爷爷奶奶家，不去都不行，他们说想她；每天晚上都要给她电话，她还得在电话里分别亲一下北京爷爷和奶奶，声音要大。

她更喜欢叫他们外公外婆，洋气，但是他们和妈妈一致认为不好，外公外婆是鹤顶的叫法，北京的叫法是姥姥姥爷。后来他们觉得姥姥姥爷也不好，该叫爷爷奶奶。他们只有一个女儿，女儿只有一个孩子，为什么要往远了叫？他们不叫她外孙女，叫孙女——“外”一下就远了。两头都爷爷奶奶，点点经常分不清爸爸妈妈说的是哪一个，就自己发明了一种新叫法：北京爷爷、北京奶奶，鹤顶爷爷、鹤顶奶奶。

（未完待续）

星空与半棵树



○陈彦　（连载108）

“的确是想得天花乱坠！”

这句话是安北斗撂给他的。也只有安北斗敢在他跟前尬蹶子。他就问：“你要是镇上一把手，面对这么个既闭塞又没矿产资源的摊子，怎么干？”安北斗说：“我不是一把手，不在其位不谋其政。只是觉得你这个干法，有点图热闹不打粮食。”南归雁也懒得跟他较劲，只要他干活儿就成。该干的事，安北斗倒是一样也没落下。“万人社火大巡游”的总协调，还是落在了他身上。好在过去各村搞这事都有基础，加之又是春节，相对闲一些，可一旦听说政府牵头耍社火，立即就都讲起价码来。

往常搞社火，都是自发的，有为年景不好，祛灾禳祸的；也有要办大事，提前烘场子的；还有村里主事人喜欢热闹的；更有持续不断连年闹社火传统的。总之，自发的都好办，基本是大家凑份子。社火走到哪里，主家都会准备些好吃好喝的，无非是点心、绿豆糕、炸面叶、芝麻核桃糖之类的土特产。再富些的人家，也有封红包的。东西都放在几张摞起来的高桌子上，或是狗都钻不过去的矮板凳下，让玩龙、耍狮子的，须得使些技巧才能叼走。社火一般从正月十二耍起，十六烧灯。最后收到的东西，大伙一平分了事。可一听说镇上要玩灯，麻烦就来了。扎一条龙多钱？一对狮子多钱？一副竹马多钱？一条旱船多钱？一对大肚子和尚戏柳翠面具多钱？关键还都不是一条、一对、一副的事。按民俗专家要求，万人巡游总体是十二条二十四米长的黄龙、黑龙、青龙、白龙阵，二十五对大狮子配二十五对小狮子的“百狮闹春图”；另外还有百条采莲船、百人高跷队、一百对大肚子和尚戏柳翠面具、二百副竹马，外带一千只竹鸡、一千条竹鱼；还有大小八个锣鼓队和唢呐队；再带一千根一头红一头绿的花棍，一千对彩扇，五千条红绸子，一万套上红下绿（男装）、上绿下红（女装）的彩服等。为了“上档次”，民俗专家还想把外地的大型芯子引进来，觉得这么大阵仗，没有一点高难度的东西说不过去。便又有了十二抬芯子的整体设计。内容涉及《白蛇传》《铡美案》《游西湖》《昭君出塞》《周仁回府》《柳毅传书》《麒麟送子》《吕布戏貂蝉》《桃园三结义》《三打白骨精》等内容。还有万人的劳务费。总体算下来，二百万都打不住。

这个数字可是让南归雁一下瞪大了眼睛，但“万人大巡游”的广告已打出去了，万人彩衣总得有吧？压来压去，一套衣服压到三十元，并且觉得有六七千人，也足可号称万人了。民俗专家搞的高难度芯子表演，其中《白蛇传》的“水斗”，本来是要租十轮大卡车做底座来表现各种水怪的，最后也只用钢筋架子把三个孩子绑上去，搞了个《断桥》场面。十二抬芯子，最终只落实了六抬，基本是两三人的造型。而彩扇、花棍、锣鼓队，都是减半的定制。本来要扎千只竹鸡、千条竹鱼，要求都是立体的形状，鸡冠子、鱼尾巴能晃动起来，最后也都印成了鸡和鱼的花纸片片，拿在手上摇一摇了事。十二条龙减成了四条，并由二十四米缩成了十六米长；一百头狮子减成了二十四头；旱船、高跷队、大肚子和尚戏柳翠，都只留下了三分之一的阵列。唯有五千条红绸子没减，但宽度和长度都做了压缩，这个成本也比较低。出游队伍总得扭起来吧，一条巴掌宽的红绸子咋说都是既省钱又花哨的道具。民俗专家气得够呛，但也不能不面对现状。就这五六十万的开销，南归雁还是希望各村都能拿一点。镇上的确没钱。要发展经济就得联手。他为此开了几次专题会议，各村的头儿都是直朝墙拐角溜，生怕与书记的目光对上。孙铁锤倒是有点大包大揽：“北斗村不要镇上一分钱，书记咋说咱咋干！”

有了这个突破口，许多事明显就好推动多了。作为总协调的安北斗说，当时在北斗村的确费神少。但事后却淘神最大、麻烦最多，这是后话。孙铁锤把事情一压下去，就发动羊蛋、狗剩、骆驼、磨凳几个，组织起过去扎过龙灯、狮子、竹马、旱船的工匠，立即到村委会，没明没黑地加班加点干起来。每天谁干多少，都有明细账目，并信誓旦旦地保证会一一兑现。这样不仅提前完成了任务，而且最后把个别村没能接手的大肚子和尚戏柳翠面具，也都接来裱糊好，且画得喜眉活眼的，生动传神。而安总协调在其他村，却招了不少骂，惹了不少人，都说镇上是尿尿不捉鸡巴——耍大娃，没钱还敢这样拿竹竿子戳天。

无论怎样，“万人大巡游”的社火大会是如期举行了。尽管笑话漏洞百出，但五个晚上的活动，先后吸引了近十万人来参观游览。整得一些参加巡游队伍的，见烤红苕土豆、炸麻花油条、做凉皮饸饹有利可图，最后都开小差去帮家里人烧火刷碗去了。搞得玩花棍和舞扇子的队伍，有点像溃不成军的逃兵潮。关键是还嘻嘻哈哈、胡乱戳脊背踢屁股的，没个正形。队伍本来就训练不齐整，安北斗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帮着民俗专家“呛呛乞呛乞，呛呛乞呛乞呛乞”地搞了个简单行进舞蹈，加起来也就七八个动作，整了几天几夜，还是与锣鼓点没半毛钱关系，都是各走各的，像一栲栳黄豆泼出去，各自滚得无边无沿了。

（未完待续）